

# 如兄如弟， 如岡如陵

## 悼秦心波院長

昌彼得

秦前院長與前副院長昌彼得先生、張臨生女士合影。背景：「中華瑰寶」回國展，1997。

今年一月，我從報紙上得知秦心波院長去世的消息，甚為震驚，心情波動，久久不能平復，若干前塵往事，一齊湧上心頭。當時我正苦於腎疾，腰腿乏力，需以輪椅代步，心波院長之喪，未能前往上香弔祭，迄今仍感愧疚。心波院長，湖南衡山人。秦姓，諱孝儀，字心波，早年人稱心公，後則習尊稱他孝公。自清末以來，湖南因受曾文正公的影響，文風甚盛，書香子弟，自幼即受讀千文、論、孟，稍長則勤讀文正公所編的經史百家雜鈔，因此，駢、散、古文、詩詞歌賦，樣樣皆通。孝公即生長在這種環境中，早年即有文名，後來負笈滬濱，畢業上海法學院，兼通法律。來台後，因鄉前輩黨國元老袁守謙先生之推荐，擔任老總統蔣公的記室，我知道孝公的大名，是在任職中央圖書館時，民國五十七、八年間，老總統編著《荒漠甘泉》一書，需要參考明代講學家的著作，這些書傳世不多，在臺灣只有中圖善本中有之。孝公與中圖包遵彭龍溪館長曾共過事，相當熟悉，

因此常開列書目送包館長再交我調出。今館藏善本中尚存有老總統硃筆手批，希望國圖的典守人員能善加珍護。

我與孝公之謀面，則是在民國六十年他擔任故宮管理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因經常到故宮出席會議，我始有機會拜見。五十四年，外雙溪故宮新址落成，政府將故宮、中博兩院運台的文物及人員納入，合稱故宮博物院，其時院長人事的任命，社會上非常注視。臺北故宮既是北平故宮與南京中博的合併，院長人選應與兩院有深厚的淵源；故宮的院長未來台，在臺的有中博籌備處主任李濟之、杭立武兩人，另有兩院理事會常務理事多人，然而政府發表的院長卻是與兩院並無淵源的圖書館學專家蔣復璁慰堂先生，殊出文教界的意外。這時故宮博物院尚不是行政院下的一級單位，在院之上尚有管理委員會，故宮的重要人事案，及年度預算需報管委會的常委會通過後，才由常會秘書呈報行政院。李、杭都是常委，另有王雪艇、葉公超兩先生都是理事會的常務理

事，這些人與蔣院長之間，或有私人恩怨，或因政治上門派不同，且因杭與蔣在聯管處時代有極不愉快的一段往事，因之蔣院長在院務推動方面，常常遭受阻梗，幹得相當吃力，或可以說幹得相當痛苦的。直到孝公加入常會，情形才稍有改善。孝公為人和善，善作調人，在會中能減少雙方對立；孝公以黨務工作人員突然來到故宮擔任常務委員，這其間的原委，我至今仍未參透。

故宮的人事相當複雜，我之到故宮專任，本非我之所願，而是蔣慰老所迫，對這位老長官我也不能拂其意而不去幫忙，但我常存藉機辭職的心願。六十八年聯合報成立文化基金會，創辦人王惕老想做點文化事業，曾徵詢我的意見。我建議他設國學文獻館，搜輯臺灣所缺乏的文獻資料，如方志、族譜、清人文集等等。惕老接納了我的意見，我並同意幫忙。這時服務公職已達卅五年，合乎退休資格，但我簽呈上去，慰老不批准，使我失信於王惕老，乃央懇臺大陳捷先教授先行代理。七十一年慰堂

院長年逾八秩，健康漸差，獲得層峰同意退休，我獲得消息，即時再簽請退休，我想應該批准了，那知慰老告訴我，不是他不批准，繼任的是秦心波先生，他特別關照，不能讓我離職，並說：「你要退休，等他接任後向他簽請吧，我不便批准。」我知道暫時退不成了，但期望再過兩年達到強迫退休的年齡，應該不會有問題了，只有煩懇捷先兄再代下去。那知到了七十三年，我的職務改變，可不受年齡限制，而使捷先兄無限期的幹下去，好在他已駕輕就熟而同意了。一直到八十六年國學文獻館結束，將廿年來所搜購的資料微捲，全部捐贈予故宮。

七十二年一月，心波先生到故宮蒞任，未帶一名親信，不僅總務、出納仍由舊人留任，就是秘書室的主任與機要也是在老人中調任，這種光明磊落，顯示無私的胸襟，真是前無古人，我相信以後也不會有來者，贏得全院同仁的衷心敬佩。故宮業務單位，只有圖書文獻處一個處長，其餘兩處都由兩位副院長兼任。秦院

長欲使一人一職，各有專責，乃延聘情報系統的書畫名家吳平堪白先生來任書畫處長，並內陞張臨生女士任器物處長。故宮遷臺北之初，曾由臺灣水泥公司資助出版一份《故宮季刊》，孝公與之解約由院自行出版，改名《故宮學術季刊》，並創辦《故宮文物月刊》一份。這兩份刊物為同仁寫作發表的園地，文物月刊特別指示應以深入淺出的筆法介紹故宮文物來提高故宮的學術水準；這份月刊能深入各個家庭，當時有「紙上故宮」之稱，可達到傳播宣揚中華文化的目的。

孝公是位唯美主義者，他發展故宮的一切，求其達到盡善盡美的境地，譬如展覽及文物典藏，他要求科技室研究各類文物所最適宜的溫濕度，將庫房及展覽室設置恆溫恆濕的環境，來保護文物。他建設庫房與展場的地下通道，換展時文物可毋庸經過地面以策安全。過去的展覽都是三處各自為政，選出所藏的精品，好像百貨公司的陳列；他要求三處配合展覽以顯示出某一時代

的文化特色，寓教育於展覽，可增加觀眾對於中華文化發展的了解。這種展出方式一直為繼任者沿用。他也注意到參觀者休閒活動，仿清乾清宮的書房，設置三希堂茶座，佈置雅潔，可供遊客參觀中途有一休息的地方，並可鳥瞰全院的美景。故宮左側有一片數千坪的空地，他將之建成庭園，有亭臺樓閣，假山水榭，開挖人工湖，引山泉注入其中，飼養錦鯉，供人觀賞，名命曰「至善園」，其中並佈置有鳥園，以及王羲之以書換鵝的模型。他又將右側的畸零地建造成一至德園」，這兩個庭園不僅可供遊客遊憩，也是鄰近居民晨昏散步的好去處，他並借展牡丹花，舉辦多屆牡丹花展，遊人如織，使此園成為臺北觀光的光景點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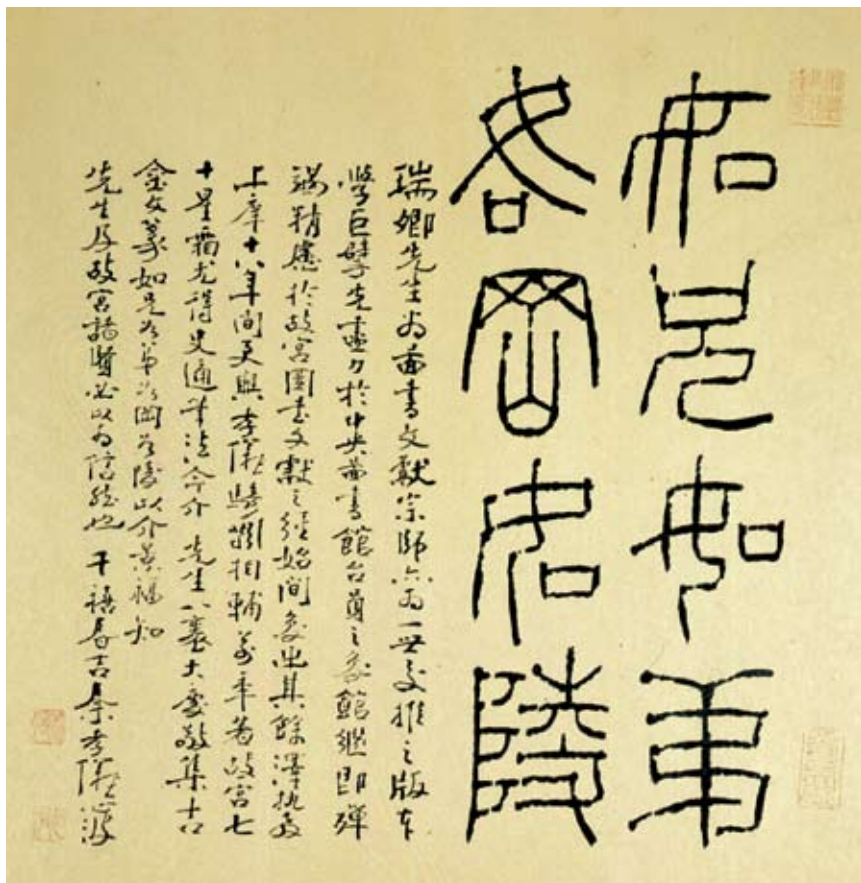
孝公御下寬，喜聽取同仁意見擇善而從。為使故宮所收藏豐富的文獻和典籍，能為社會大眾利用研究，乃進行第四期擴建計畫，興建圖書文獻大樓，除供讀者閱覽，並闢專室以供國外借展。設計完成發包之初，孝公徵詢同仁的意見，

我認為當時建築業的風氣很壞，對於公家的營造，不是圍標就是低價搶標，而後不斷的變更設計，追加預算以獲取利益，我建議最好找公家營建單位，同仁們贊同我的意見，孝公也採納了，找來了榮工處議價承包。榮工處長嚴孝章先生為孝公舊識，私交甚篤，興建中偶有修改，只要孝公與嚴處長一通電話，一切就OK了，所以進行順利，如期完工。八十八年故宮曾有第五次擴建計畫，以解決日益嚴重的停車問題，以及增加多媒體的展示空間，已規劃成型，呈報行政院，因九二一大地震，政府財政困難而延擱下來，否則就不致有現在的弊案發生，使得若干奉公守法的老同仁，官司纏身。

八十四年，為故宮建院七十週年，孝公籌劃慶典活動，他要我寫一本故宮發展的歷史，我奉命後因時間緊迫，商請馮明珠小姐協助尋找資料。故宮早年的重要發展，除了歷次播遷外，最重要的大事，厥為民國二十年前後哄動國內外的易培基盜寶案，此案

後來成為懸案，易培基蒙冤以終後，就沒有下文了。沒有下文的冤案，卻能哄動社會，在臺灣就有些無知妄人，想再藉故宮盜寶案來製造新聞，但是他們的動機可鄙，不過是因

一己之利，所以得不到社會的共鳴，短時間內就匿跡了。而易培基盜寶案，醞釀了好幾年，究竟真相如何？我感到很好奇，我曾叩問故宮的老



民國八十九年秦院長篆書「如兄如弟，如岡如陵」推崇昌副院長對央圖及故宮的貢獻。

對。故宮老人所撰的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歷史，也對此事隻字不提。我對此事的真相早已感到好奇，現在奉命撰寫歷史，當然要追求它的真相。我查檔案，閱讀法院的調查報告，以及當年的報刊雜誌，找尋蛛絲馬跡，我獲得了一個結論，那就是所謂的盜寶，只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真正的背後，則是一場政治上的鬥爭，易培基院長不過是這場鬥爭中被犧牲的棋子。《故宮七十星霜》出版後，承孝公謬譽，說我具有史通的筆法，我實是愧不敢當。此書雖是我起草，但點定勒成則出於孝公之手，孝公於我的稿子雖改動不多，但往往三兩字的更易，卻具有畫龍點睛之妙，使我對孝公的文學修養，益為敬佩，學到了不少作文之道，我何敢希冀唐賢。

退休之前，秦院長將其多年收購的牙骨竹木雕二百多件捐贈故宮，以補故宮收藏之缺。他又把多年隨身攜帶的古本舊籍一千多冊也送故宮。這些捐贈已由故宮專家分別介紹，本不容我多言，但我認為

對古書的介紹，似乎尚未道出它的特色。這批書並不是藏書家的收藏，因為其中並無珍本秘籍；也不是讀書家的收藏，因為四部要籍不備；但卻是擔任秘書工作的人最好的參考書。高官須經常應付各方面為了婚喪喜慶求取賜贈題辭，這都是秘書的工作，題辭是一項大學問，要能顯示出受者的身分，更要表達出贈者與受者的關係，代撰題辭就須要仔細的推敲了。孝公贈書中何以類書這麼多，就是這個緣故。假如高官的秘書們能備有這樣一套參考書，相信就不會發生「罄竹難書」一類的笑話了。

孝公一生奉公，後半輩子全部奉獻於故宮，把故宮由宮廷博物院發展成民族博物院，更進而與世界各大博物院接軌。他擔任院長長達十七年半，政績顯著，退休前夕，他撰有「俯仰之間」一文，有較詳細的敘述。他對中華文化的貢獻，乃至對世界的貢獻，近人介紹已多，用不著我再在泰山頂上堆土了。

八十九年我八十初度，承孝公賜贈中堂一幅，篆書「如兄如弟，如岡如陵」並附跋文一通。孝公的書法本聞名於時，特別是篆書，有瘦金秦體的美稱，這是我一生中所得到的最寶貴的禮物。孝公與我同庚，但我痴長一個月，也就因長一個月，他對我特別優容，凡比較繁重的工作，都不差遣我。所以我得在退休前幾年利用每年的廿八天休假，儘情旅遊，每年北到美加訪友，南至澳洲遊歷，並遍赴國內中南部遊覽。我們同時退休，我即接二連三遭受病魔的侵襲，經常住院臥床，而孝公猶能主導廣達基金會的文化工作，暇時作書自娛，或返湖南家鄉舉辦書法展覽，健康情形比我好多了。孝公雖然有心臟宿病及糖尿病，但他控制得宜。九十二年我因糖尿病住進振興醫院，適孝公因照料夫人之病，常在醫院，病房在同一樓層，他聞知我住院，踱來我病房探視慰問，這是我們退休後的第一次晤面。不久，海平夫人辭

世，靈堂設在醫院廣場，我雖近在咫尺，竟不能前往弔唁，徒呼奈何。九十四年，我年屆八五，淡江大學的朋友們，發起為我出版祝嘏論文集，孝公特撰序一篇，以為寵榮。家人於生辰之日，在故宮餐廳設宴三席，以答謝諸惠稿友人，孝公因已有約會，雖不能赴宴，仍趕來餐廳申賀話舊，并贈我新近出版的大、小、古三體篆書千文、九歌，及唐詩品。此是我們退休後第二次晤面。我目睹他精神豐饒，步履穩健，深信他百齡應可期，未料竟成永訣，無乃上天忌其才歟？

孝公為人和悅，喜講笑話，故同仁樂與親近，他治事指揮條理清晰，為同仁所敬服。月刊編者因我追隨孝公多年，希望我寫點紀念的文字，我不能以不文辭，勉將我所見所聞，拉雜寫出，實無法表其盛德於萬一，至於他對國家的貢獻，因非我所熟知，不敢妄逞筆墨，留待後來的史家去評論了。

誌